

永樂大典

卷三九四八 神字

卷三九四九 神字
卷三九五〇 神字
卷三九五一 神字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八

九真

神

天神

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

天神不勝乃僇辱之。鬼谷子反應章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

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王曰已能審定以之教人至德潛佈玄風遠扇

非形非容無門無戶見而形不及道者曰神而不知故謂之天神

西漢書

郊祀志武帝時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

大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司馬相如

傳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哉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欵天神勤功中嶽以章至尊

祀天神

酉陽雜俎漢竹

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一作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絆養牛五歲重三十斤新唐書西域泥婆羅傳泥婆羅祀天神鑄于全石爲象日浴之烹羊以祭又大食傳大食人日五拜祀天神石林燕語高麗王徵立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望

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徵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偏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略如夢中所見。乃自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

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漫。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

祭天

神

東漢書宗室傳熹平二年國相師遣追奏前相魏愔與陳愍王寵共

祭天神。希幸非真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靈帝不忍加法於王。詔櫜車傳送。憐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等雜考。惜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真幸。酺等奏情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違誣告其王。固以不道。皆誅。

妄事天神

王符潛夫論大歲豐隆鉤陳太陰

死。有詔放寵不按。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尚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况神至貴。與人異禮。豈可妄事。

禱天神

魏書賀訥傳訥從父弟悅密為太祖祈

奉天神

盧子遠史裴令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軍。宜每存敬。祭以清酒。當得冥助也。裴公自此不敢懈惰。及為相。機務繁雜。乃遺忘。心不足。

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在京師有道者來與宿。及夜。日相公昔年
專奉天神。何故中道而輒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裴公笑。心知其廉貞。
不之信。後爲太原節度。家人病。即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而倒之。良久蹶
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將軍遣某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
相公何不謝之。裴公大驚。女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靜院。焚香酒果。廉貞
將軍亦欲見形於相公。其日裴公沐浴具公服。立於階前東南。奠酒再拜。
見金甲持朱戈者一人。長三丈餘。向北而立。裴公驚悚汗。俯伏
地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無之。裴公遵奉不敢怠忽也。

神

五代史後唐開光二年七月已酉如雷山賽天神夷狄之事也

不畏天神

東漢書杜林傳
林少好學博洽

多聞。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真等俱客河西道。逢賊數
千人。遂掠取財物。褫奪衣服。拔刃向林等欲殺之。與仰天嘆曰。願一言而
死足矣。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
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過覆轍。不畏天神乎。
賊遂釋之。俱免於難。

夢天神

北史隋宋室列傳。開皇中文帝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下降。及聞蕭妃有娠。迎至大興宮。

之客省明年戊辰

鬼稱天神

趙希循會心錄王觀文出征熙河

生元德太子昭。避至城一隅，有婦人獨不避。王怪問婦人，輒蹙而起。忽產一子於前，乃知其將產，故不能去。王感動，遂命止殺。王是年亦生一子，名宋字輔道，長有文名，孝於其親。自號南陵居士。仕徽宗為刑部侍郎，在朝時，忽有天神降其家，能預言人禍福。宋事之甚謹。吉凶皆前知。崇寧間，天子將用兵於幽薊，計未決，有言宋家天神可卜者。上將親臨，問宋不敢隱，因奏曰：「容臣歸而祝之。」若天神許車駕臨幸，却當奏上。時妖人林靈素方得幸，宋獨不與之交。靈素銜之，因白上曰：「車駕不可輕動，宜遣親信內侍先往驗實。」然後臨幸。未晚上，然之內侍至宋家。天神竟日不降。既復命靈素進曰：「宋將家子臣固疑其巨測，請劾其罪。」上怒，逮繫宋于獄，考掠備至，竟無以自明。時宋母尚存，披髮訴冤于天神曰：「吾家奉神甚謹，何為竟殺吾子？」神復降曰：「吾非天神也，蓋熙河百川學海祛疑錄向有行雷神法者，之鬼爾。語訖不復見。」召雷神。以夜遊艾納數藥合之為香。每燒則煙聚爐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為藥術也。夷堅志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高人請

兩治崇召呼雷霆若響若答。紹興初來臨川數客性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克。乃如常時誦呪書符仗劍叱咤良久。陰風肅然煙霧虧蔽。一神人戎冠持斧立於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召喚願聞其指。鄭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它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奏上天乃敢至。迨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反命于天。此斧不容虛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坐者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敬

事雷神

嶺外代答廣右敬事雷神謂之天神。其祭曰。祭天。蓋雷州有雷廟。威靈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欽人尤畏。圖中一本

枯死。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曰天神降也許。祭天以禳之。苟雷震其地。則又甚矣。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牲。祭之必三年。初年薄祭。中年稍豐。末年盛祭。必養牲三年。而後克盛祭。其祭也極謹。雖同里巷草木有懼心。一或不祭。而家偶有疾病官事。則鄰里親戚眾尤之。以為天神實為之災。

宋詠史詩雷神。雷州因之。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狀如牛。取而食。拔草根。雷輒避在草根之上。與他郡不同。故名。我聞古老說雷

神。身矮而長毫目燭金。曾龍載書。書似麌不圖靈跡現當今。

不拜海神

北史列傳魏張繫孝武初出為驃騎大將軍勝

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聚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床坐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聚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乎？卒不肯拜。

刑馬祭海神

隋書陳叔傳大業中叔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徒進至低設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叔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叔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霧。

化海神

百陽雜俎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即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

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隣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遂日轉蹤匝，女遂化為海神。其海至今猶在堡子下。

清河公即江神

隋書楊素傳高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清河郡公及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未幾拜信州總管。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

女

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
艦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硖軍至流頭灘

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
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渡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
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十艘衝拔而下遣開府王

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岸遲明

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狀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

下舟艦破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

即江神也

夢河神

北史後魏孝莊帝既誅爾朱榮榮子北自汾州率騎

神也

神謂曰尔朱家欲渡河用爾作波津今當為縮水脉及北至見一人自言知水深淺處以草表挿導忽失所在兆衆遂涉焉尋而陷京弑莊帝

禱

祝舟檣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復有獻計者宜聯數百艘

宿火其中可謂兒戲矣

按問水神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二年魏王

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

河神

北盟錄宋靖康中中書舍人孫覲言臣承乏直學士院被旨撰

宿火其中可謂兒戲矣

按問水神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二年魏王

四十萬浮江而下。高李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
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制奪其官爵。

燃犀照水神

太平廣記溫嶠平蘇峻之難。及于濱口。乃燃犀以照水。惟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群小

兒兩兩爲偶。乘輜車駕以黃牛。睢盱可惡。溫即夢見神怒。曰。吾與君幽明異路。何故相照。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

犯人神

西漢書鄭崇傳。崇爲尚書僕射。父之上欲封太后弟商。崇諫曰。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

求助人神

東漢書隗囂傳。囂既立爲上將軍軍師。方望說囂。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

金人神

北史曹國

傳其國神有金人。破羅闈。人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駛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十人食之不盡。能改齋漫錄漢武帝故事。毘邪王
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之人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

孝感人神

李昌

黔樂善錄。資州資陽縣士人。字龍秀。乾道己丑。爲其祖父母及父廬墓。以一百二十日爲期。逐日辰午酉三時。土土暇則。看。聞。釋典。讀。誦。孝經。又校

正字音手寫萬卷以施於人。越明年二月有七日早忽一白涼杉人戴青笠騎黑馬而至徘徊周覽神彩頗異。霧覺之乃請勸茶繼以果實及五穀等飯侍者從旁以一大漆器受之。又有一卒手執一小旗并一小牌金刻其字曰虞張誅叛虜惟此功三與汝霧讀畢白涼杉者命霧錄之。霧益敬異。遂問姓字答曰汝還識我否。我寓居梓潼下江南至資州今蓮花山下即我行祠聞公至孝特來游此。遂索馬向南而去。馬足如飛倏然不見。霧望塵再拜亟遣其弟詣祠禱謝既至按上有袱物發而視之則霧所獻白涼杉者六顆胡桃十枝乾棗一器五穀飯也。寺僧法榮祖行及守祠蔡十五等皆相評曰祠門不開者知幾年矣。安得有此。復取袱細視則元祐壬申三月初五日左馮兵士楊有功因迎本官入川至梓潼諸祠獻香之袱也。迄今已八十餘年。噫茲亦異矣。愚嘗讀真誥大凡世人有功及物而得爲地下主者文解八十年武解一百六十年始得一遷至於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則直登仙品更不歷諸地位今神之意豈曰虞張之忠與子之孝則一也耶。宇文庭堅錄亦資州勘會公文。

炙犯人

神

夷堅志怪補之歸仲在太學與胡秀才同舍胡指上病贊疣疾均父去之或告曰今日人神在指當俟他日胡不以爲信遂炙馬七日而

瘡發皮剥去一重見人面在中如鏡所照惡之並覆以膏又七日稍
癒庠甚因爬搔皮起人面如故歷四十餘日創益大且痛竟不起

鬼

針人神

太平廣記丹陽郡吏章授使經毗陵有一人寄載笥數日授發其笥有書數卷皆吳郡人名又有針數百枚其人謂

授曰君知我是鬼也所以持針者當病者以針針其人神馬

精貫人神

仙傳彭家少服業于太極真人柄真味道

精貫神人年一百餘歲

正其人神

輔教編原教云聖人為教而後受書為太清真人

順其人情為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之外緣死生

上神

禮記禮運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正義

曰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魂謂之先祖

遊神

古三墳書遊神動而靈故飛走潛化動植蟲魚

之類必備於天地

太歲遊神

晉史揮塵徐邈達於從政論議精審當時多諮詢之觸類辨擇問則

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彼宅之右何得拘忌於東遼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背遼非為藏體地中也

泰

元始神

漢高禮樂志惟奉元尊始神番釐李奇曰始神地也師古曰泰元天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

釐元神

海錄辟事告成大報受釐元神釐福元大也

自己元神

道法精微虛靖天師張君

受

曰神若出便收未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還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
薩真人曰一點靈光便是符時人錯認墨和朱精神不散元陽住萬怪千
妖盡掃除王景陽曰空劫之前是我身無形無象亦無名黃金透石俱無
碍一點靈光到處明旣碧虛曰人言心下一陀空精氣元神聚此中何以
痴人容易感蓋緣不識主人翁又自己元神即先天一氣之體先天一
氣即自己元神之用故神不可離於氣氣不可離於神神乃氣之子氣乃
神之母子母相親如磁吸鏡對真人曰非法非真非色無形無相無情本
來一物冷清清有甚聞名雜姓動則鬼神潛伏靜時天地交并視之不見
聽無聲默叩須還相應又心傳錄云一人各具一乾坤
中有巍巍一至尊統御萬靈三界伏不知徒爾弄精神
道法精微先天元神太極之祖也虛無自然包含萬象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變化無方去來無礙清靜則存濁躁則亡玉皇心印經云神能入石神

先天元神

能飛形太上曰虛心靜神道自來居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前有之矣心傳錄云靈臺清靜纔方塊畧有纖毫便不見出離生死永長存

抱朴子登涉篇若有山川社廟血食爭奈凡夫不識面

辟惡神

惡神能作禍福者以黃神越章之印

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

佛是小神

太平廣記史尚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

禁治邪神

續宋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詔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兩制福建路轉運司自今師巫以邪

神爲名屏去病人衣食湯藥斷絕親識意涉陷害者并共謀之人並比類呢詛律條坐之非增疾者以違制失論其誘良男女傳教妖法爲弟子者以違制論和同受誘之人減等科之情理巨蠹者即具案取裁請祀五行神

續宋鑑長編神宗紀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禮運曰地東陰攝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所生以成故有帝以爲之主有神以爲之佐祭天以天從故祀昊

天上帝則五神宜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東陰攝五行於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

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祀故許亨以謂五神主五行祿於地爲陰祀位在
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時迎氣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
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從之

居如大神

羅泌路史吳英氏論人之言曰居如

大神夫食則大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黼冕而諸侯孤卿
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輶越席以養安載車輿並以養鼻錯行以養目和鶯
以養耳三公奉輶諸將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

扶老養衰渠有善於此者金史國語解大神高也

實

治安策生爲明帝沒爲名
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

三河領神

馬明叟寶賓錄後魏裴駿

爲神駒遂以爲字弱冠通涉經史

崔浩亦深器之目爲三河領神

馬明叟寶賓錄北齊和士開事武成

好握槊士聞善此戲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武成

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

護法善

神

續宋鑑長編神宗熙寧七年言新法之不便者甚眾王安石不悅而求去然呂惠卿又使其黨日請匱幽假名投書乞留安石堅守新法

上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屢以師傅之位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復賜手詔曰：韓絳鑿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詢，卿可為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已，仍以惠卿佐之於安石。

鬼避戒

神

經律異相活客篇有人從客受三皈五戒心欲見佛經一亭中有一女云是歟人鬼婦其人日暮欲寄宿女言不可其人自念是舍衛國

人完佛四戒神尚畏之我何所懼乎遂即留宿時

日遊神

秦京雜記皇祐

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騁請托一人號望火馬其中又一人號爲日遊神蓋曰有奔競故也

箕公之神

羅泌

路史餘論許由退處箕山故其卒墓在是所謂箕公之神配五岳者許四岳之祚也

羽淵之神

羅泌路史夏后紀舜

遇縣于羽山三年而死是爲羽淵之神山海經云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今陸渾東有禪渚即縣化之所河南密縣亦有羽山縣化羽淵一或在此神則無不在也子產云其神化爲黃熊事詳晉語或云黃龍或云玄魚云能鬻有說別見

司命之神

太平御覽漢武

故事曰上祀太畤祭常有光照長安城如月光上以問東方朔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總鬼神者也上曰祠之能令益壽乎對曰皇者壽命懸於天司命無能爲也隨巢子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

之大神降而富也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開地以王

神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

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貪耗疾病屢遭憂患算盡則人死諸

郭西之神

梁昭明太子事實昭明祠舊在秀山之秋浦縣在今郡城西南

八十九里後改縣置池州州治遷廟亦隨建今廟距州治繞五里居城之西故稱爲郭西之神

山海之神

隋書列傳

求之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有聞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

橫

金史楊達夫傳達夫字晉卿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之橫嶺爲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全國臣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燭天日耶遂

司過之

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
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花月之神

建安章國

老之室宜興潘氏女二族稱其韶麗既歸園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月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為花月之神

五穀之神

太

隱形之神

能改齋漫錄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

心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聞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東斬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臯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

人

身之神

上陽子上部八景髮神腦神眼神神鼻神耳神口神舌神齒

喉